



找不着北

保姆在北京

刘庆邦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找不着北

保姆在北京

刘庆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找不着北：保姆在北京 / 刘庆邦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76 - 6

I. ①找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7277 号

找不着北：保姆在北京

ZHAOBUZHAO BEI; BAOMU ZAI BEIJING

刘庆邦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毫米×1270 毫米 32 开本 8.25 印张 165 千字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76 - 6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序：进入城市内部

我1978年春天来到北京，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。以前，虽然我也写过几篇有关城市生活的中、短篇小说，但没有形成系列和规模。在读者的印象中，我写农村和煤矿生活的作品相对多一些。北京接纳了我，拥抱了我，并提升了我。我在北京生儿育孙，已和北京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。这多年来，我也积累了一些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和情感，觉得应该集中写一批北京生活，即城市生活的作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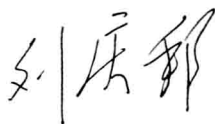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这么大，城市生活这样纷繁，我从哪里入手呢？选择哪个点切入呢？如果我一味贪大，求全，很可能力不能及，写出来的东西反而小，反而窄，甚至都是一些表象。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，切入点一定要小，而且一定要找准穴位。只有切入点小了，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内部，并逐渐扩大内涵。只有找准了穴位，才有可能触及到城市生活最敏感的神经。我想来想去，决定从保

姆这一点切入，写一个保姆在北京的短篇小说系列。这个系列我打算写八九篇，或许十多篇，最后加起来，应该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字数吧。

我之所以选择通过写保姆来写城市生活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。第一点，全国各地到城里当保姆的人很多，她们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群体，这个群体在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，值得关注。第二点，保姆作为家政服务人员，她们单刀直入，一下子就走进了城里人的家庭内部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也是城市生活最隐秘的角落，许多人间活剧都是在家庭内部上演。借保姆的视角，我们正好可以轻轻撩开隐秘的帷幔，看看城里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的丰富。第三点，保姆一般来说都是女性，女性有着灵敏的触角和强有力的吸盘，她们看似配角，有时也会变成主角，她们的故事会给小说的想象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第四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，过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仍然存在，这种观念必定会在保姆和雇主之间反应出来，并形成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保姆像是打入城市的尖兵，又像是潜入城市的卧底，她们承载着历史，同时又创造着历史。这样说起来，是保姆在北京，也是北京在保姆。当然了，归根结底，是我在北京，北京在我。

以前我没有明确的写系列小说的意识，虽然写了大量农村和煤矿生活的小说，但事前没有总体规划，写到哪里算哪里。这次我来尝试写一个城市生活的系列小说。我理解，系列小说类似定点接力探矿。一根钻杆长度不够，达到的深度也不够，只有把许

多根钻杆连接起来，一个劲往下打，才有可能探到最好的矿脉。系列小说还有些像拳击运动的组合拳。单拳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把拳头的出击组合起来，打出一套拳来，才有可能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力量。

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刘庆元' (Liu Qingyuan).

2013年12月15日于北京和平里

目 录

001	序：进入城市内部
001	找不着北
019	走进别墅
039	走投何处
057	榨油
075	路
095	说换就换
109	金戒指
131	谁都不认识
153	骗骗她就得了
171	习惯
191	我有好多朋友
217	升级版
235	后来者

找不着北

梅玉珊是个爱玩儿的人，到歌厅唱歌，去公园跳舞，春天挖野菜，秋季搞采摘，样样都玩儿得兴高采烈。梅玉珊不是一个人玩儿，她在北京城里结识有一帮玩儿友，每次都是结帮出行，一块儿游玩儿。玩儿友里有女也有男，年岁相差无几，都在四五十岁左右。他们当中，有提前退休的，有下岗买断工龄的，也有长期休病假的，反正都是闲下来的人。梅玉珊本是市属一家印染厂的工人，有一年，厂里组织职工体检，她被查出血糖超标之后，就办了病退。办病退那年，她还不满五十岁。摆脱了工作的牵扯和机器的羁绊，使她好像重新找回了自己，赢得了到处玩耍的时间。到一块儿说起来，他们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为共和国的建设出过力的人，现在该轻松一下了。找到了玩儿的理由，他们很快又把理由推翻了，说鸟要飞，鱼要游，玩儿就是玩儿，不必有什么理由，没事儿，瞎乐和呗！这一次游玩儿结束了，他们集体议定下一次要玩儿的时间，到时候电话一打再出发。

按照事先的约定，这天他们的游玩儿项目是到北京北郊的一处温泉度假村游泳，泡温泉。时间是上午九点，地点是在度假村门前的美人鱼雕像那里集合。季节到了秋天，秋天被说成是北京最好的季节。哪里好呢？主要是无风，不扬沙，天蓝，空气透明度高。你站在北京任何一个地方，往西一望，都能望见西山青黛的脊梁。如果把北京的秋天说成是金秋，一点儿都不为过，因为银杏树的叶子是金黄色，街头的菊花是金黄色，故宫的琉璃瓦是金黄色，连太阳照在地上也是金黄色，真是满地黄色满地金哪！季节好，天气好，人的心情就好。还不到九点，梅玉珊的玩儿友们就陆续来到了美人鱼身边。美人鱼像是用一整块大青石雕刻而成，上面是少女美丽的脸庞，少女含情脉脉，在眺望远方。下面是一条鱼弯曲的身子和张开的尾巴，鱼身上刻有细密的鳞纹。美人鱼立在一块方形的基石上，基座周围是一个圆形的花坛，花坛里五颜六色的六瓣梅仍在开放。每走过来一位玩儿友，他们都欢呼一声，说着想你呀，念你呀，等你呀，盼你呀，夸张得像久别重逢一样。

梅玉珊的家住在三环以里，是接近城市中心的位置。她是坐了地铁，又换乘长途公交车过来的，来得不早也不迟。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式上衣，脖子上搭着一条长长的红围巾，眼上还戴着一副变色镜。她一出现，先来的玩儿友们就梅姐、梅姐地叫，夸梅姐今天好漂亮，好有魅力。别人都把梅玉珊叫梅姐，男玩儿友老楚不知看了什么书中的人物，却把梅玉珊叫成梅表姐。他要梅表姐先不要过来，自己往前跨了一个弓步，塌下腰，伸着头，

两手的手指扣成照相机镜头的模样，并装作镜头已对准了梅表姐，让梅表姐走几个猫步试试。

梅玉珊一点儿都不忸怩，她把腰肢顺了顺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胯上，果然走了一串猫步。她的猫步走得颇像那么回事，得到玩儿友们一阵喝彩。

他们游了泳，泡了温泉，个个容光焕发，眼睛又亮了许多。只是觉得肚子有些饿了，需要在附近餐馆吃些东西。他们吃饭是分摊制，一顿饭一共花了多少钱，按人头平均一除，每人掏自己应摊的那份就完了。他们不点海鲜，不吃大鱼大肉，一般也不喝酒，只用些豆芽儿、豆腐、炒蛋和青菜就行了。他们说只吃绿色食品和健康食品，其实他们都不富裕，不愿意把钱花在吃上。他们的共识是：当今就是玩儿的时代，不是吃的时代，只要玩儿好就行，吃算什么劳什子呢！在饭桌上，有人提议：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在北京城里和北京周边玩儿，应当放开眼界，走出去，到黄山去旅游一次。黄山天下奇，黄山归来不看山，只要看了黄山，等于把全世界的山都看了。国庆长假一过，去黄山的游客不多了，这时去黄山，打的是时间差，正是最好时机。对于这个提议，玩儿友反应不一。因去黄山是远足，来回需要好几天时间，所需的费用也多一些，大家还要掂量一下。掂量的结果，有人说可以去，有人说去不了，也有人说得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才能决定。

梅玉珊尚未表态，她正一手遮在嘴上，一手捏着牙签剔牙。她戴的一副茶色变色镜面积也比较大，别人看不清她眼睛的表情。老楚说：我们玩儿的是自由飞翔，去黄山的事不可勉强，依我看，

梅表姐就算了。说着，很快地向坐在对面的人挤挤眼，并抖抖下巴，做了一个话里有话的面部动作。别人会意，都浅浅地笑了一下。梅玉珊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了，看着老楚问：我为什么就算了，老楚你是什么意思嘛？老楚说：没啥没啥，我是站在表姐的立场，是为表姐着想。梅玉珊继续问：您是怕我变成累赘吗，是怕我拖大家的后腿吗？老楚说：哪里哪里，群雁高飞头雁领，梅表姐哪次不是我们的领头雁呢！梅玉珊不依不饶：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老楚嘿了一声，说梅表姐您哪您哪，老弟本来不想说，您非让老弟说，事情明摆着，你一走好几天，不是给秦大哥和小赵创造条件嘛！

既然老楚把话说了出来，玩儿友们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大家都把目光转向梅玉珊，看她如何回答。每次游玩儿之余，玩儿友们难免家长里短地说些闲话。因梅玉珊爱说她和丈夫老秦对家里的小保姆如何如何好，把小保姆当孩子一样看待，给小保姆买这买那，还花钱送小保姆到电脑培训班学习使用电脑，使玩儿友们都知道了，梅玉珊家里有一个从安徽农村来的年轻漂亮的小保姆，小保姆的名字叫赵改妮。梅玉珊在家里待不住，三天两头跑出来玩儿。而她一出来，家里就剩下老秦和小赵。一男一女在一套房子里吃，一套房子里住，一套房子里活动，谁能保证不会日久生情呢，谁敢说谁能不碰谁一下呢！背着梅玉珊，其他玩儿友曾议论过，对老秦和小赵的关系都有些怀疑。以前碍着梅玉珊的面子，只是没当她的面说出来而已。梅玉珊说：老楚你这话我不爱听，我们家老秦是个文化人，正派人。老秦在小赵面前君是君，

臣是臣，恪守的是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不允许任何人小看我们老秦，你再胡说八道我跟你急！老楚赶紧道歉：好好梅表姐，算我多嘴，算我嘴贫，行了吧。梅表姐真是个好善良人哪！梅玉珊把变色镜摘下来了，目光直接对着老楚说：你不这样说，去黄山的事我还要考虑一下，你这样说，现在我宣布，黄山我去定了！

去黄山的提议者叫了一声好，带头鼓起了掌。饭桌上顿时响起了呱呱的掌声。

梅玉珊回到七层楼的自己家门口，把钥匙掏出来了，却没有马上开门，而是在门外不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。她家的门是双道门，外面是一道钢木结构的保险门，里面是一道木门。她侧耳听了听，似乎听到一些动静，才把门打开了。保险门没有锁，木门是锁着的。她一打开木门，小赵就从屋里迎了出来，跟她打招呼：阿姨回来了。她说：回来了，你干吗呢？小赵说：我正浇花儿呢。她把小赵打量了一下，见小赵手里还提着浇花儿用的喷水壶，看樣子是刚从养花儿的阳台上走过来。她家养有多种花儿，有吊兰、文竹、茉莉、石榴，还有前几天她外出游玩时买回的一盆瓜叶菊。她跟小赵交代过，说瓜叶菊喜湿，需要经常浇水，看来小赵记住了。她问小赵：叔叔还没回来吗？小赵说：回来了，正在卧室睡觉呢。梅玉珊说：不响不夜的，睡什么觉。小赵说：叔叔中午跟朋友聚会，喝酒，没睡成午觉，叔叔说要把午觉补一补。梅玉珊说：他就知道睡觉，睡觉，睡觉就是他的命根子，他把睡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小赵笑了笑，没有再接话。梅玉珊把装在一只手提塑料袋里的游泳衣递给了小赵，让小赵把游泳衣挂在阳台晾

起来。

他们家的房子是三室一厅，一厨一卫，外带两个阳台。三间卧室的面积各不相同，一间大一些，一间小一些，还有一间是中等。最大的那一间，当然是由房子的主人老秦和梅玉珊住。朝北的那一间，给小赵暂住。中等的那一间呢，仍给女儿留着。女儿、女婿虽然带着外孙子搬走了，搬到新买的房子里住去了，但他们两口子一致的意见是，女儿从小住惯的房间一定要给女儿保留着，这个家一定要有女儿的空间，随时欢迎女儿一家三口回来看一看，住一住。大卧室的门是关着的，梅玉珊一把门推开，老秦就醒了。尽管梅玉珊推门时轻而又轻，老秦还是睁开了眼睛，老秦说：老伴儿回来了。梅玉珊说：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打扰了你的好梦。老秦说：还好，我刚梦到你，你就回来了。梅玉珊问老秦，梦到她什么了。老秦说：梦到你跟别人好，惹我生气呗。梅玉珊说：我一脸枯皱，都成老太太了，谁还会稀罕我！恐怕去给人家当保姆，人家都不会要我。老秦说：别人不稀罕我稀罕，在我眼里，我老婆永远年轻，永远是美人儿。梅玉珊说：小香嘴儿，很会哄老婆，你就是哄你老婆高兴呗。起来吧，我跟你谈一谈。这件事儿必须取得你的同意。

老秦从床上坐起来，穿上秋衣、秋裤和袜子。老秦有一个习惯，只要是在家里，他从不和衣睡觉，哪怕是白天睡觉，他也要脱去秋衣、秋裤和袜子。他认为睡觉是放松，衣服是捆绑，既然要放松，就要去掉捆绑。他不问梅玉珊是什么事。梅玉珊反过来问他：我说跟你说一谈，你为啥不问我是什么事。老秦说：

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两口子说话，这么藏头露尾的干什么！梅玉珊这才把事儿说了出来，她说她要 and 玩儿友们结伴去一趟黄山，问老秦是什么意思。老秦在心里把黄山回顾了一下，没有马上表态。梅玉珊两眼看着老秦的眼，老秦却转过脸，两眼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一片虚空，他看不到什么。梅玉珊说：你考虑一下吧。老秦说：你一去好几天，我怎么办。这话有点可笑，梅玉珊差点笑了，她说：你又不是小孩子，又不需要吃奶，有什么不好办的。你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不想让我去？家里有小赵给你做饭，给你洗衣服，一切都把你伺候得好好的，我在家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呢！老秦说：小赵是小赵，你是你，小赵能代替你吗？梅玉珊说：小赵什么都能干，怎么不能代替我，我看能代替我。梅玉珊把卧室的门掩上了，先笑了一下，小声说：有人说，我去黄山，正好给你和小赵创造条件呢！老秦回过脸来，脸一下子拉得老长，说：谁说话这样无耻，这不是侮辱我嘛！梅玉珊笑不成了，说：人家不过是开个玩笑嘛！老秦说：开玩笑也不行，听到这样的玩笑，你当时就该甩他两个嘴巴子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话，你去黄山的事儿还可以考虑。有这样的话，我的意见你去黄山的事儿就免了。老秦说罢，不管梅玉珊反应如何，丢下她，起身到卫生间去了。

晚饭，小赵备的是四菜一粥。粥是山西沁州的小米熬成的，菜是虾仁炒丝瓜，辣椒炒梅豆，还有两碟小赵腌制的雪里红和芥菜丝。在饭桌上，梅玉珊夸小赵做的菜这也好吃，那也好吃，用筷子夹了红虾仁儿往老秦碗里放。老秦说：你不用管我，我自己来。梅玉珊问小赵：你家离黄山远不远。小赵说不是很远，只有一百多里。梅玉珊接着问小赵，去过黄山没有。小赵说没有。那

你为什么不去黄山看看呢？小赵说：好风景都是给城里人看的，农村人眼里只有庄稼，哪有闲心看风景呢！梅玉珊说：你叔叔去过黄山。小赵说：是吗，哪一年？老秦说，他也记不清了。梅玉珊恭维似的对小赵说：你叔叔可是个有才华的人，去黄山的时候，回来还写了一首诗呢。你叔叔要是写下去，说不定还会成为诗人呢！小赵的样子有些惊奇，看着老秦说：真的？我可从来没听叔叔说过。梅玉珊说：你叔叔是个守口如瓶的人，有些事情瓶子烂了都不说。老秦说：又瞎说，又瞎说。小赵低下眼，用筷子的最前端夹了一根芥菜丝，一点一点在牙上切。小赵的牙长得不错，排列紧密，贝一样白。梅玉珊问老秦，还记不记得当年写的诗。老秦说：黄鹤一去不复返，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梅玉珊对小赵说：看看怎样，刚说到你叔叔会写诗，你叔叔的诗就来了。

老秦到底还是同意了梅玉珊去黄山旅游。晚间，在床上，梅玉珊一口一个亲爱的，说她都答应了和玩儿友们一块儿去黄山，若是亲爱的不让她去，她的面子往哪儿搁呢，以后她就没法儿跟人家一块儿玩了。说着，抱住老秦的头亲了一口。老秦说：合着你是先斩后奏啊，我要是坚决不准奏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梅玉珊说：那你就把我也斩了得了。老秦说：好，开斩！以手代刀，在梅玉珊脖子上抹了一下。梅玉珊脖子里痒了一下，觉得去黄山的事儿有戏了，说亲爱的，你就给老婆一个面子嘛！老秦说：你呀，你呀，你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！

梅玉珊去黄山临出发前，老秦掏出三千块钱给她。梅玉珊不要，说她自己有钱。老秦说：我还不知道你，就你那点儿退休工资，哪个月不是月花月干。拿上吧，穷家富路，节约归己，别不